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数智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田丽

(哈尔滨金融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数字经济与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双重驱动下，国际贸易的业态、模式与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数智化转型的迫切要求。以产教融合为研究视角，系统分析当前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在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协同机制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构建“产教融合—数智赋能—能力递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认为，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应确立“数字贸易能力+传统外贸能力”双轨并行的培养目标，构建“理论根基+数字技术+平台操作”三位一体的课程架构，建立“基础实训—综合实训—企业实战”三层递进的实践体系，形成“校企双主体、数智双驱动”的协同育人机制，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适配性人才支撑。

关键词：产教融合；数智赋能；应用型本科；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基金项目：2026 年哈尔滨金融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产教融合视域下数智赋能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GA2026001）。

DOI：doi.org/10.70693/202611127524

Research o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Major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ian Li

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both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the business forms, models, and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which urgently require the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major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urrent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alent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erms of goal positioning, curriculum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faculty,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a trinity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progressive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major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dual-track cultivation goal of “digital trade capabilities + traditional foreign trade capabilities,” build a trinity curriculum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 + digital technology + platform operation,” establish a three-tier progressive practice system of “basic practical training—comprehensive practical training—enterprise real-world practice,” and form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with “school-enterprise dual subjects and digital-intelligent dual drivers,” so as to provide adaptive talent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作者简介：田丽（1990—），女，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合作。
通讯作者：田丽

Keywords: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major;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一、引言

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国际贸易的形态与格局。数字贸易作为区别于传统贸易的新业态，凭借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和普惠化的特征，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据《2024 年度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 17.66 万亿元，较 2023 年的 16.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其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5 万亿元的 40.27%[1]。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区块链技术在国际贸易全流程中的渗透应用、大数据对贸易决策与监管的深度赋能，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图景。

国际贸易专业作为培养对外经贸人才的核心阵地，其人才培养模式能否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要求，直接关系到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智力支撑能力。然而，当前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显著滞后性：培养目标与数字贸易新业态需求错位，课程体系未能有效融合数字贸易规则与跨境电商运营等前沿内容，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滞后于行业发展，师资队伍普遍缺乏数字贸易实务经验[2]。这一结构性矛盾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尤为突出——此类院校本应以培养面向产业一线的应用型人才为使命，但在数字贸易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其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内涵亟待重新定义和系统重构。

产教融合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关键路径。作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产教融合强调产业与教育的深度对接、校企双主体的协同育人，能够有效弥合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而在数字贸易背景下，产教融合的实施方式本身也需要数智化赋能——只有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产教融合的组织运行、教学实施与质量评价各环节，才能实现产教融合从“形式合作”走向“实质融合”。基于此，本文以“产教融合视域下数智赋能国贸专业人才培养路径”为研究主题，系统分析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构建“产教融合—数智赋能—能力递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二、数字贸易发展对国贸专业人才的新要求

数字贸易对国际贸易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和职业品格提出了系统性新要求。准确把握这些要求，是构建数智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前提。

（一）知识结构：从单一外贸知识向“贸易+数字+规则”复合知识拓展

传统国际贸易人才培养以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国际商法、外贸实务等为核心知识板块，知识结构相对单一。数字贸易背景下，这一知识结构需要向三个方向拓展。一是数字技术知识。跨境电商平台运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具应用等已成为外贸从业者的基本技能要求。何守超（2025）等指出，数字贸易背景下的国贸人才需要构建起“贸易知识+平台操作+数字技术”的多元知识储备体系[3]。二是数字贸易规则知识。RCEP 电子商务条款、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数字服务税等新型贸易规则正在重塑国际贸易的制度框架，国贸人才必须具备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则的能力。三是跨学科知识。数字贸易涉及信息技术、法学、数据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单一学科的知识供给已难以满足实践需求。

（二）能力素养：从传统外贸操作能力向数智化实务能力升级

在能力层面，数字贸易对国贸人才提出了三类新要求。其一是数字贸易平台运营能力，包括跨境电商店铺管理、流量优化、跨境支付操作等。其二是商业数据分析能力，即运用大数据工具进行市场趋势预测、用户画像分析和贸易决策支持的能力。王利荣（2026）等基于“教师—学生—从业者”三维视角的问卷调查发现，从业者群体对“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和“数字贸易平台运营能力”的重要性评价显著高于教师群体，而后者的评价偏低，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在数字能力供给上的滞后[4]。其三是数字贸易风险管理能力，包括数字关务风控、跨境数据合规、智能合约应用等前沿领域的实务能力。

（三）职业品格：从通用职业素养向数字贸易伦理与家国情怀深化

数字贸易的全球化属性对从业者的职业品格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数字贸易涉及跨境数据流动、数字主权、平台治理等敏感领域，从业者需要具备数字贸易伦理意识和合规底线思维。另一方面，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贸人才需要具备坚定的家国情怀和经世济民的职业素养。杨文婧（2024）的调研显示，超六成学生可浅层认知课程思政的基础内涵，但仅三成学生能精准关联国际贸易学专业岗位履职操守与涉外底线准则[5]。这表明，职业品格的培育需要从抽象的思政说教转向与专业场景深度融合的育人实践。

三、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当前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在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和协同机制等方面均面临结构性挑战。

（一）培养目标定位模糊，数智化转向滞后

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培养目标长期定位于“掌握国际贸易基本理论与实务技能的应用型人才”，这一表述在数字贸易背景下显得笼统而滞后。多数院校的培养方案仍以传统外贸业务流程为主线，缺乏对数字贸易岗位群的系统分析，未能明确将“数字贸易能力”纳入核心培养目标。很多院校的国贸专业还是以传统外贸培养方案为主，缺乏针对数字化贸易方向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有效性较低，与数字贸易市场的人才需求匹配性不高。培养目标的模糊直接导致课程设置、实践安排和评价标准缺乏明确的数智化导向。

（二）课程体系结构失衡，数字内容嵌入不足

课程体系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当前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课程设置仍集中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商务谈判、外贸单证等传统领域。数字贸易相关课程多处于“选修化”“碎片化”状态，未能形成系统的课程模块。“国内外经贸法律知识”与“国际贸易规则”在所有受访群体中被一致定位在“高重要性—高需提升度”区域，而数字贸易平台运营等课程在多数院校仅作为选修模块开设，数字素养培育缺乏连续性。此外，传统核心课程中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融入深度不足，学生难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真正赋能贸易流程。

（三）实践教学平台滞后，虚实衔接存在断层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国贸专业的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明显滞后于行业发展。校内虚拟仿真实验室的软件更新缓慢，主流跨境贸易模拟软件的业务流程、数据模型和规则算法与亚马逊、阿里国际站等主流平台的最新版本存在显著延迟，导致教学场景与真实贸易环境脱节。校外实习方面，校企合作多停留在协议层面，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实习内容多限于单证核对、基础客服等低阶业务模块，学生难以接触跨境供应链优化、数字关务风控等高价值业务。徐伟玲指出，产教融合模式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校企联合制订培养方案，但实践中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6]。

（四）师资队伍结构单一，数字素养整体不足

师资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障。当前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师资队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缺乏具有外贸一线工作经验的教师。国内大部分高校教师尚未接受过系统的数字贸易专项培训，缺乏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数字支付系统操作等核心业务领域的实务经历，授课时往往仅注重讲解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二是教师数字素养整体偏低。教师组将“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置于“低重要性—低需提升度”象限，认为其是能力培养模块中最不重要、最不需要提升的能力，这与从业者组的评价截然相反。教师认知与企业前沿需求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数智化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五）协同育人机制松散，产教融合深度不足

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核心办学模式，但在国贸专业领域，校企协同育人的深度和实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当前校企合作普遍面临“学校热、企业冷”的困境，企业参与动机存在短期化倾向，将实习生定位为临时性人力补充，而非战略性人才储备。合作内容多限于实习基地挂牌、专家讲座等浅层形式，缺乏在课程开发、教材编写、项目攻关、师资互聘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产教融合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稳定的治理结构和长效的运行机制。

四、“产教融合—数智赋能—能力递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针对上述困境，本文提出构建“产教融合—数智赋能—能力递进”三位一体的应用型本科国

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以产教融合为组织基础，解决“谁来培养”的问题；以数智赋能为手段支撑，解决“如何培养”的问题；以能力递进为路径设计，解决“培养什么”的问题。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形成闭环运行的人才培养体系。

（一）模式框架：三维协同的整体设计

该模式的整体框架可从三个维度理解。在组织维度上，建立“校企双主体”的协同育人机制，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学校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育人共同体。在手段维度上，将数字技术嵌入课程教学、实践实训、教学管理和质量评价各环节，实现数智化对人才培养全流程的赋能。在路径维度上，按照“基础能力—综合能力—实战能力”的递进逻辑，设计分层分类的培养环节，使学生在不同阶段获得针对性的能力训练。

（二）培养目标重构：确立“数字贸易能力+传统外贸能力”双轨目标

培养目标的重构是模式构建的起点。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应确立“数字贸易能力+传统外贸能力”双轨并行的培养目标。具体而言，培养目标应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掌握国际贸易基础理论与实务技能，具备传统外贸业务操作能力；第二，熟练运用数字贸易平台和数据分析工具，具备跨境电商运营、数字营销、商业数据分析等数智化实务能力；第三，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数字贸易伦理意识，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这一目标定位既保持了国贸专业的学科根基，又回应了数字贸易对人才能力结构的新要求，体现了应用型本科“厚基础、强能力、重应用”的办学定位。

（三）课程体系重构：构建“理论根基+数字技术+平台操作”三位一体课程架构

课程体系是培养目标落地的主要载体。针对当前课程体系结构失衡的问题，应从三个模块进行重构。第一，夯实理论根基模块。保留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国际商法、国际商务管理等基础理论课程，但需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理论、RCEP 规则解读等前沿内容，使学生建立对国际贸易新格局的系统认知。第二，强化数字技术模块。增设数字贸易导论、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具应用、数字化营销等课程，并将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度融入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等传统核心课程的教学中。王利荣等建议，在《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等传统核心课程中深度融入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与操作流程，提升数字技术教学的深度。第三，突出平台操作模块。设置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数字贸易实务、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等实操性课程，依托校企共建的实训平台，让学生在真实或仿真的数字贸易环境中掌握平台操作技能。何守超等提出的“贸易知识+平台操作+数字技术”多元知识储备体系可作为课程模块设计的参照框架。三个模块之间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理论根基为数字技术和平台操作提供分析框架，数字技术为理论理解和平台操作提供工具支撑，平台操作为理论应用和技术运用提供实践场景。

（四）实践体系重构：建立“基础实训—综合实训—企业实战”三层递进体系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针对当前实践教学平台滞后、虚实衔接断层的问题，应建立三层递进的实践体系。第一层：基础实训。依托校内虚拟仿真实验室，开展国际贸易流程模拟、跨境电商平台操作、单证制作等基础性实训，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关键是要建立虚拟仿真软件的动态更新机制，确保实训内容与行业主流平台保持同步。第二层：综合实训。以项目式教学为载体，设计贯穿整学期的综合性实训项目，如跨境电商店铺运营、国际市场调研与营销策划、数字贸易合规方案设计等，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或竞赛项目，增强实训的挑战性和实战性。第三层：企业实战。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安排学生进入外贸企业或跨境电商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参与真实的业务运营。企业实战环节需要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实习内容、共同指导学生实践、共同评价实习效果，确保实习从“走过场”变为“真锻炼”。

（五）师资队伍重构：打造“双师型+数智化”教学团队

师资队伍是模式运行的关键保障。针对当前师资结构单一、数字素养不足的问题，应从“内培”和“外引”两个方向发力。内培方面，建立常态化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机制。可参照《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组织数字技能培训、成立数字教学互助小组、建立数字素养测评体系，全面提

升现有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同时，鼓励教师到外贸企业挂职锻炼，积累数字贸易实务经验，将行业前沿动态融入教学。外引方面，积极引进具有数字技术、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等交叉学科背景的青年人才，聘请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作为产业导师，深度参与课程开发与项目指导。通过“双师型+数智化”教学团队的建设，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的有机衔接。

（六）协同机制重构：形成“校企双主体、数智双驱动”的产教融合机制

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实效决定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的成败。针对当前协同育人机制松散的问题，应着力构建“校企双主体、数智双驱动”的产教融合机制。在组织层面上建立校企联合培养共同体，由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共同实施教学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治理结构。可借鉴徐伟玲（2020）提出的“外贸工作室”模式[6]，在校内建立由企业导师主导的实战化教学平台。运行层面，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产教融合的运行效率。建设校企协同育人数字平台，实现课程资源、项目信息、实习岗位的在线共享；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产业人才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开展个性化学习指导，提升教学效果。保障层面上建立产教融合的激励机制和质量监控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激发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建立产教融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定期评估合作成效，推动产教融合从“形式合作”走向“实质融合”。

五、模式实施的关键举措

模式的落地需要配套的关键举措支撑。以下从课程资源建设、教学方式变革、评价体系优化三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一）建设数智化课程资源，实现教学内容与产业前沿同步

课程资源是教学模式实施的基础。应联合校企双方力量，共同开发数智化课程资源。一是编写融入数字贸易前沿内容的教材和案例集，及时反映跨境电商、数字贸易规则、智能贸易工具等领域的最新发展。二是建设区域特色案例资源库，沿海地区高校可聚焦智慧口岸建设、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等案例，内陆地区高校可聚焦国际供应链、国际物流中心建设等案例，形成与区域产业对接的教学资源。三是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如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数据案例包等，适应学生碎片化学习和混合式教学的需要。

（二）推行项目式与沉浸式教学，强化数智化实务能力训练

教学方式的变革是模式实施的关键。应立足国贸专业强实操、强实景、强对接的专业属性，推行项目式教学与沉浸式研讨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围绕跨境电商选品运营、国际市场数字营销、跨境供应链优化等真实业务场景，设计贯穿整学期的项目链，让学生在完成实操任务的过程中自然内化知识、锤炼能力、塑造品格。同时，依托新媒体平台搭建线上教学阵地，整合外贸领域优秀从业者的实战案例和国家经贸战略的权威解读，拓展教学的时间与空间边界。

（三）构建多元动态评价体系，突出数智化能力达成度考核

评价体系是模式运行的指挥棒。应摒弃期末“一张试卷、一篇论文”的单一考核模式，构建“过程性考核+终结性考核+动态反馈”的多元评价体系。过程性考核重点关注学生在项目实训中的参与度、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表现；终结性考核应增设数字贸易实景综合情境分析题，综合研判学生的专业实操能力与价值立场坚守。同时，建立月度学情反馈机制，动态收集学生对教学内容、实训项目、教学方式的反馈意见，据此持续优化教学设计。在评价指标设计上，应特别关注数字贸易平台操作能力、商业数据分析能力、数字贸易合规意识等数智化能力达成度的考核。

六、结语

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对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系统性变革要求。本文以产教融合为分析视角，在审视当前人才培养结构性困境的基础上，构建了“产教融合—数智赋能—能力递进”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师资队伍、协同机制五个维度提出了重构路径。研究认为，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数智化转型，核心在于实现三个转变：从单一外贸能力培养向“数字贸易能力+传统外贸能力”双轨培养转变，从理论主导的课程体系向“理论根基+数字技术+平台操作”三位一体课程架构转变，从浅层校企合作向“校企双主体、数智双驱动”深度融合转变。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师资发展、校企合作、质

量保障等多个方面的协同推进。不同区域、不同院校的国贸专业在产业环境、办学条件和生源特点上存在差异，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需要因地制宜地调整和优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数智化人才培养模式在不同类型院校中的适用性检验，以及产教融合深度与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24 年度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R/OL].杭州：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25[2026-10-08]

[2] 徐莹莹，刘钰，杨晓庆. 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对外经贸，2024(9)：118-121.

[3] 何守超，江畔，叶清净. 数字贸易背景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经济师，2025(5)：185-187.

[4] 王利荣，张淼.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经济师，2026(8)：1-5.

[5] 杨文婧. 课程思政融入国际贸易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路径[J]. 教育科学，2024(12)：45-48.

[6] 徐伟玲. 产教融合模式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研究[J]. 教育观察，2020，9(18)：101-102.

[7] 盛斌，高健. 超越传统贸易：数字贸易的内涵、特征与影响[J]. 国外社会科学，2020(4)：18-32.

[8] 刘为，王冠，李辉. OBE 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数字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理财，2023(5)：14-16.

[9] 李方静. 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探究——数字贸易背景下[J]. 北方经贸，2023(9)：140-143.

[10] 翁洁静. 数字贸易背景下技能型外贸人才的培养困境及破解之策[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1)：97-105.